

好兵帅克的奇遇（上）

目录

第一部

1	好兵帅克干预世界大战	2
2	好兵帅克在警察局里	9
3	好兵帅克面对法医	14
4	帅克被赶出疯人院	18
5	帅克在派出所里	20
6	帅克走出迷宫回到家	23
7	帅克参军	26
8	帅克成了诈病士兵	28
9	帅克在卫戍司令部	34
10	帅克给随军神甫当传令兵	40
11	帅克陪随军神甫做战地弥撒	47
12	帅克参加宗教问题的学术辩论	50
13	帅克和涂油仪式	54
14	帅克给卢卡什上尉当勤务员	60
15	巨大的灾难	75

第一部

1 好兵帅克干预世界大战

几年以前，军医委员会确认帅克为白痴。他退了伍，靠贩狗为生，专替那些奇丑无比的杂种狗伪造血统证明书。

除此之外，他还患有风湿病。这功夫，他正一边用樟脑涂剂揉搓着膝盖，一边跟他的女佣人米勒太太聊天儿。

“就是说，他们把咱们的斐迪南给杀了！”女佣人对帅克说。

“哪一个斐迪南呀？”帅克揉着膝盖问，“我认得两个斐迪南。一个给药剂师普鲁士干活儿，有一回他错把一瓶生发液当成酒喝了；另一个是斐迪南·阔柯什卡，收拾狗屎的。这俩全死了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哪儿啊，先生。他们打死的是斐迪南大公^①啊，就是住在科诺皮什捷^②，又胖又虔诚的那位……”

“老天爷！”帅克大叫一声，“怎么搞的！这位大公先生是在哪儿碰上这事儿的？”

“在萨拉热窝，先生。用的是左轮手枪。当时大公正和他的夫人坐在小轿车里……”

“瞧瞧，米勒太太，他是坐在小轿车里！只有像他那样的老爷，才坐得上小轿车。可是他准没想到，坐小轿车兜风会有那么一个结果！还是在萨拉热窝。那是在波斯尼亚省，米勒太太……这事儿多半是土耳其人暗中安排的。咱们压根儿就不该夺了人家的波斯尼亚和黑塞

哥维纳^③。结果弄出这么一档子事，米勒太太！大公一下子就完了呢，还是折腾了半天？”

“当场就死啦，先生。报上说，大公给打成了筛子。刺客把子弹全招呼在他身上了。”

“干得干净利落，米勒太太！要是我干这档子事，我就买一支勃郎宁。别瞧那东西跟个玩具似的，可一下子就能干掉二十个大公，甭管是瘦子还是胖子！这是咱们俩说，米勒太太：胖子还是比瘦子容易打中。”帅克刚好在这时候揉完膝盖，他站起来，“当然喽，米勒太太，国王啊，大公什么的，也不会有瘦子——好了，我该到‘来一杯’那儿遛跬一趟啦！”

在“来一杯”小酒馆里只坐着一位顾客，那是警察局的便衣卜列施内德。酒馆老板帕里维茨正在洗餐具。帕里维茨是个有名的大粗人，满嘴脏话。可是他见多识广，很有学问。

“多好的夏天哪！”卜列施内德说。

“顶个屁用！”帕里维茨回答，一边把碗碟放进橱里。

“他们在萨拉热窝可给咱们来了一手儿！”卡列施内德怀着一线希望又加上一句。

“哪个萨拉热窝？你是说努赛尔那家小酒馆吧？那儿天天有人打架，都出了名啦！”

“不，我说的是波斯尼亚那个萨拉热窝，尊敬的老板先生。斐迪南大公在那儿让人家打死了。您对这事有什么看法？”

“我才不管这些事呢！”帕里维茨点上烟斗，小心地回答，“我是酒铺掌柜的，大伙儿到这儿来，跟我要啤酒，我就给他们倒。至于什么萨拉热窝呀，政治啊，还有什么死了的大公啊，统统跟我没关系！”

卜列施内德没词儿了。他失望地环视一下空空的小酒店。

“原先那儿挂过一幅皇上的肖像吧？”沉默了一会儿，卜列施内德又开口了。

“没错儿！”帕里维茨回答说，“是挂过一阵子。可是后来苍蝇在上头拉满了屎，我就把它收到顶棚里去了。

“这个萨拉热窝，目前情况可能很恶劣吧？您以为如何，老板先生？”

“是啊，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这会儿都热得要命！我在那儿服兵役的时候，要不时地把冰块搁在我们上尉的头上。”

“您当兵是在哪个团啊，先生？”

“这种鸡毛蒜皮的事我可记不住了。”帕里维茨先生回答说。

密探卜列施内德再也不说话了。他阴沉的脸直到帅克到来才变得明朗，因为帅克要了一杯黑啤酒之后马上说：

“维也纳今天也穿上丧服啦！”

卜列施内德的眼睛闪出希望的光芒，他紧接上去说：

“科诺皮什捷挂出了十面黑旗。”

“不，应该是十二面。”帅克端起升杯，喝了一口说。

“为什么您认为应该挂十二面？”卜列施内德问。

“凑够一打儿嘛！这么着好算账；成打儿地买也便宜。”帅克回答说。

静了一刻，又是帅克打破沉寂。他叹了一口气说：

“还没等当上皇帝，就上了西天！我服兵役那会儿，

有个将军从马背上掉下来。大伙儿想帮忙，把他扶到马背上，可是一瞧，他已经断气儿了。他正憋着提升元帅呢！这事儿发生在阅兵的时候。那些阅兵从来没个好结果。在萨拉热窝大概也是个什么阅兵。我记得有一回阅兵，我的制服上缺了二十颗纽扣，为这个，我蹲了十四天单人禁闭……”

“萨拉热窝的事，是塞尔维亚人干出来的吧？”列施内德竭力把谈话拉回正题。

“您错啦！”帅克回答说，“这些全是土耳其人搞的，是因为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事。”

接下来，帅克就针对奥地利在巴尔干半岛的对外政策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尊敬的老板先生，”卜列施内德又转向帕里维茨。

“您也承认这事对奥地利来说，是个很大的损失吧？”

帅克替酒馆老板回答说：“没错儿，当然是个损失，一个可怕的损失！斐迪南可不是随便一个糊涂蛋就能代替的。不过，他应该更胖一点儿。”

“那为什么？”卜列施内德活跃起来。

“为什么啊？”帅克正等着这一问呢，“您瞧，要是他再胖一点儿，他早在科诺皮什捷拼命追赶那些到他领地里拾干树枝、采蘑菇的老太婆们的时候，就中风死了。他就不必死得这么丢人现眼。想想嘛，帝国皇上的亲叔叔，就这么让人家乱枪打死啦！这种丢脸的事，所有的报纸还都使劲儿宣扬！前几年我们那儿的集市上有个叫卢德威克的牲口贩子，因为吵嘴让人家捅死了。这下子他的儿子惨啦——谁都不买他的猪崽子，都寻思：‘他爹在市场上让人家捅了，他也准是个骗子！’结果他只好投河自尽了。”

卜列施内德说：“您怎么把斐迪南比作牲口贩子？”

帅克反驳说：“这里头哪有什么比方！帕里维茨老板了解我，我什么时候把谁比作谁啦？我只不过不愿意有大公寡妇那种处境。她现在怎么办呢？孩子成了孤儿，科诺皮什捷庄园没了主人。她再嫁个大公？那又怎么样？她还得陪他去萨拉热窝，还得第二次当寡妇……前些年兹利维有个护林官被偷猎的开枪打死，留下老婆和两个孩子。一年后那寡妇嫁给另一个护林官。这个护林官有一回又‘砰’一下子完了。她第三次嫁给一个护林官，没想到这个护林官又给打死了，这时候，她已经有了六个孩子。她最后嫁给一个骗马的，那家伙竟在半夜里用斧头把她劈了，然后投案自首。法院把他吊起来的时候，他一口咬掉神甫的鼻子，宣称他没什么好忏悔的，还讲了些针对皇上的下流话。”

“您知道他讲了皇上一些什么吗？”卜列施内德问，声音里充满了希望。

“这个我可不能跟您说。没有哪个人敢重复那些话。那些话太可怕，据说当场就把一位法庭的官员吓疯了。为了不让这官员泄露出去一星半点儿，到这会儿还把他单独囚禁着。那可不是一个醉鬼随随便便辱骂皇上的话。”

“那么，一个醉鬼是怎么辱骂皇上呢？”卜列施内德又问。

“求求你们，两位先生，说点儿别的吧！”帕里维茨老板进行干涉了，“我可不喜欢这个。随便胡扯淡，接着就该倒楣了！”

“醉鬼怎么辱骂皇上啊？”帅克还是接原来的话茬儿，“醉鬼还不是什么话都说！那里头只要有一半儿是真的，就够皇上害臊一辈子的了。您瞧，他儿子正当年富力壮就没了；他老婆伊丽莎白让人家用锉刀捅死了；

接着他兄弟杨·奥尔特^④完了；然后是他那个当墨西哥皇帝的兄弟给撂在了一个什么堡垒的大墙前头^⑤。现如今他的叔叔又叫人家给打死了。这要是有个醉鬼给他提个醒儿，从头儿数落一番，真够他受的。要是发生战争，我一定自愿去当兵，为皇上流尽最后一滴血！”

讲到这里，帅克着实地喝了一大口啤酒，又继续说：“您当是皇上就这么善罢甘休啦？您是不了解他！肯定跟土耳其人有一场战争。‘好哇，你们胆敢把我叔叔弄死，看我不照准鼻子给你们一下子！’仗非打起来不可。塞尔维亚跟俄国在这场战争中会帮咱们打。就要有一番拳打脚踢喽！”

在预言未来的时候，帅克神采飞扬。他纯朴善良的脸闪耀出激动人心的光辉，如同一轮满月。在他那儿，一切都简单明了。

“也许，”帅克继续勾勒奥地利的前景，“在我们在跟土耳其作战的时候，德国人会来进攻。要知道，他们是一伙儿的。你在全世界也找不出他们这号恶棍！但是咱们也可以跟法国人结成联盟，他们从 1871 年开始就恨德国。这么一来就一帆风顺了。总之是要打仗，再多的我也没的说啦！”

卜列施内德站起来，满脸严肃地说：

“再多的你也不必说了。跟我到过道来，我有话对你讲！”

帅克跟他到了过道，在那儿碰上个小小的意外：他的酒友向他亮出了双头鹰徽章^⑥并且宣布他已经被捕，要立即押送到警察局去。帅克竭力辩解说，这里头显然有误会，因为他什么罪也没犯，就连一句可能侮辱了谁的话也没讲过。可是卜列施内德却宣称帅克犯有数桩罪行，其中包括叛国罪。

两个人回到屋里，卜列施内德向帕里维茨老板宣布，他也被捕了，因为他说苍蝇在皇上的脸上拉满了屎。老板叫屈，帅克安慰他说：

“没事儿。我也不过是为了一桩叛国罪。”

2 好兵帅克在警察局里

警察局里塞满了萨拉热窝暗杀事件的无辜受害者。帅克给锁进一间牢房，发现那儿已经关着六个。帅克逐一打听，五位的答案都一样：“为了斐迪南的事。”只有拚命躲开大伙儿的第六个人说，他可不乐意跟他们掺和到一块儿，让警方怀疑。他被关进来只不过由于为抢劫而杀害了霍利茨的一个磨坊主。

帅克就和那五个围桌而坐的阴谋叛国者挤在一起。他们互相倾诉自己怎么被关进牢笼已经是第十遍了。

他们都是在酒吧、饭馆之类地方被捕的。唯一一个例外是位极胖的戴眼镜的绅士。他泪水满眶地说，他在家被捕，是因为萨拉热窝事件的前两天，他在一家小酒馆里为两名塞尔维亚大学生付了酒账。

第二位是个小个子的先生，历史教师。被捕时他正在向酒店老板阐述历史上的暗杀事件。

第三位是一个慈善会的会长。发生暗杀事件那天，他的慈善会不巧正举办一个游园音乐会。

第四位为人诚恳，老实得无可指责。事件后有整整两天，他回避关于斐迪南的一切话题，只有第二天晚上坐在咖啡馆的牌桌上的时候，他用主牌方块儿 7 干掉了梅花王，嘴里说：

“给你 7 颗子弹，就跟在萨拉热窝似的！”

第五位直到此刻还吓得汗毛直竖。他坐在饭馆里一句话没说。可是有位先生坐到他对面来，问他说：“您看报了吗？”他说：“没有。我没兴趣。”那位先生说：“连萨拉热窝的事您也没兴趣？”他说：“对。那些事有法庭和警察局管着呢。谁在哪儿让人家弄死了，那是

活该。自己不是蠢货，就不会被杀。”把他关起来之后，每隔五分钟他就大叫一次：

“我冤枉啊！我冤枉啊！”

听完所有的人倾诉之后，帅克说：

“咱们的情况糟透了，你们可别当是大伙儿没什么事！要不是为了惩罚咱们这些贫嘴多舌的人，干吗要设警察局呀？只要一提交审判，那就没好儿啦！你怎么能证明自己是规矩人呢？我在布杰约维策服兵役那会儿，我们大尉的狗在练兵场后头的树林里让人开枪打死了。大尉命令我们排队报数：‘逢十的出列！’我也逢十。大尉冲着我们吼叫说：‘你们这帮恶棍、骗子！为了我的狗，我该把你们全都枪毙！我饶不了你们，先关你们十四天禁闭！’你们瞧，那不过是为了一条狗，现在可是为了一个大公啊！”

帅克说完，往铺上一躺，安静地睡着了。

这时，牢房里又关进两名新犯人，其中一个帕里维茨老板。他一见到帅克，就叫醒他。帅克亲热地同他握手，还说：

“很高兴和您见面！”

帕里维茨悄声问帅克，其余的人是不是小偷。他担心那会败坏酒店老板的声誉。帅克告诉他，除了一个人，别的都是为大公的事关进来的。帕里维茨觉得有些委屈，声称他到这儿来可不是为了一个什么草包大公，而是为了皇上本人的事。他给大伙儿讲了苍蝇是怎样在皇上的脸上拉屎的，最后说：

“这些该死的苍蝇，我绝轻饶不了它们！”

帅克又躺下去睡，可是睡了不大功夫，就被带去审问了。

他满脸天真地走进审讯室，打招呼说：

“各位先生，晚上好！”

代替回答的是一个人在他肋骨上狠捅一下，把他推到案前。那儿坐着一位有副冷冰冰官僚面孔的先生，表情凶狠如同猛兽。他像是要一口吞下帅克似地打量他一眼说：

“别装傻瓜！”

帅克认真地说：“没办法。我就因为傻才被削去军籍。我是法定的白痴。”

那位满脸凶相的老爷咬起牙来：

“你所犯下的罪行证明你的神经完全正常！”

接下来他一桩一件地罗列出帅克的罪状，从叛国直到侮辱皇上和皇室成员。在一大堆罪行中最为突出的是赞同杀害斐迪南大公，由此又派生出许多新的罪行，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煽动叛乱，因为所有这些都发生在公众场合。

“你对这些有什么好讲的吗？”那位野兽般表情的老爷用胜利者的口吻说。“这足够啦，”帅克很老实地回答说，“过度反而有害。”

“看来，你本人也承认了……”

“我全部承认。必须严格要求嘛！不严格要求，谁也办不成任何事情。您知道，我在军队当兵那会儿……”

“住嘴！”警察局长冲着帅克大叫，“问你什么你说什么！你明白吗？”

“报告长官，我明白。”

“你平时跟谁有来往？”

“跟我的女佣人，长官。”

“你跟本地政界有哪些关系吗？”

“噢，当然，长官。我买《民族政治报》的晚报版，大伙儿叫它《小母狗报》。”

“滚！”有野兽般表情的那位老爷咆哮道。

走出审讯室的时候，帅克打招呼说：“祝您睡个好觉，长官。”

回到自己的牢房，帅克告诉他的同伴们，那不是审讯，挺可乐的。

“他们冲你叫唤一通，就完事啦！以前可不成，”帅克说，“被告为了证明自己没罪，一定要光着脚丫子从烧红的铁板上走过去，还得喝熔化的铅水……”

帅克关于现代监狱如何善待囚禁者的长篇论述刚刚结束，看守就打开牢门喊道：

“提审帅克！快穿上衣服！”

帅克又站在那位一副凶犯嘴脸的老爷面前。那老爷单刀直入地问他：

“你都供认了吧？”

帅克用一双善良的蓝眼睛望着那个冷酷无情的人，温和地说：

“要是您，长官，希望我供认，那我就供认。这对我没什么坏处。要是您说：‘帅克，说什么你也别供认！’那我就死也不认账。”

那位严厉的老爷在文件上写了几笔，然后把笔交给帅克，让他签字。于是帅克在卜列施内德的告密材料上签了字，还补充写道：

以上对我的全部指控是公正的。

约瑟夫·帅克

签完文件，帅克问那位老爷：“还有什么要我签字的吗？”

回答是：“早晨押你去刑事法庭。”

“几点钟啊，长官？我可别睡过头！”
“滚！”

3 好兵帅克面对法医

清洁又舒适的小房间、粉刷得雪白的墙壁还有擦拭得干干净净的栅栏，所有这些都使帅克对省刑事法庭产生一种非常美好的印象。

审问帅克的老爷也如荒田杂草中的一棵麦子，是属于例外的。那是个上了岁数、面慈心软的人。当帅克被带进去时，那位法官用他特有的一种温和的声音让帅克坐下，问他说：

“那么说，您就是帅克先生了？”

帅克回答说：“我想是的。因为我爹姓帅克，我娘是帅克太太，我不能给他们丢脸，不承认自己的姓儿。”

法官微微一笑：“您干出那么多好事来！您良心上一定很不安吧？”

“我的良心总是有那么点儿不安，”帅克笑得比法官还要甜，“我良心上肯定比您还要不安，长官。”

“这种不安显然是来自你签了字的审讯记录。”法官继续用温和的语调说，“警察局没对您施加什么压力吗？”

“哪儿的话，长官。是我自己提出来要不要在那上头签字的。我不会为签个名儿就跟他们打一架，那对我没好处。凡事都该有个规矩嘛！”

“那么，帅克先生，您完全健康吗？”

“完全健康，这可不敢说，长官。我有风湿症，得用樟脑涂剂揉膝盖。”

老头儿又亲切地微笑：“我们让法医给您检查一下，好不好？”

“我觉得我还没那么糟，用不着浪费法医的时间。

警察局一位大夫为了知道我是不是有淋病，已经给我检查过啦！”

“是这样的，帅克先生，我们还是要见见法医。我们组织一个好的检查小组。您可以先休息一下。噢，还有个问题。审讯记录上说，您曾讲过战争很快就要爆发，是吗？”

“没错儿，长官。马上就要爆发！”

审讯就此结束。帅克回到自己的牢房，对同伴们说：

“法医们要检查我啦！”

“我才信不着这些法医呢！”一个知识分子模样的先生说，“我伪造发货票那会儿，为防备万一，跑去听海威洛赫教授^⑦的课。事发之后我就按照海威洛赫教授描述的那样子行事，咬一位法医的腿，喝了瓶里的墨水，还当着法医委员会全体委员的面，在墙角——请各位先生原谅我的无礼——拉了一泡屎。可就因为我咬了那位先生的腿，他们断定我特别健康结实，把我坑了！”

“我可不是怕检查。”帅克声明说，“我当兵那会儿给我检查的是个兽医，结果也不赖。”

“法医全是缺德货！”一个驼子说，“前一阵子我碰巧在自己地里挖出来一副死人骨头。法医宣布这人是四十年前被钝器击中脑袋致死。我今年才 38 岁，有出生证明的，可他们把我关起来了！”

帅克说：“我觉得咱们看问题应该公平点儿。法医也是人，是人就会有错儿嘛！一天夜里我从班杰迪^⑧回家，正好走到波契什桥上，有位先生走近我，挥起长鞭就朝我劈头盖脸打来。我被打翻在地，他举起灯来照照我说：‘错啦，不是他！’这个错儿激怒了他，他抓住我，又在我脊梁上狠抽了一顿。有人天生就是这脾气，爱一错到底。这也是人之常情嘛！”

为了判断帅克的精神状态是否同被指控的罪行相符，法医小组由三位特别严格的先生组成。三位先生中任何一位都同另外两位持截然不同的学术观点。三位分属敌对学派的先生能在帅克的问题上取得完全的一致，是因为帅克给了他们同样深刻的印象。

帅克走进那间准备对他的精神状态进行检查的大厅里，一看到墙上挂着的奥地利皇帝肖像，立刻大声叫道：

“各位长官，弗兰西斯·约瑟夫一世皇上万岁！”

事情完全清楚了。帅克由衷的表现使他们可以省去一系列问题，仅仅剩下不多几个最重要的、可以证实三个不同学派理论的提问了。

“镭比铅重吗？”

“清原谅，我没称过。”帅克笑容可掬地说。

“你相信有世界末日吗？”

“我得看见这个末日才能知道。反正明天不会是世界末日。”

“你能不能计算出地球的直径？”

“对不起，我办不到。”帅克说，“可是我也想问先生们一个问题：有一座四层楼，每层有八个窗户，房顶上有两扇天窗和两个烟筒，每层楼里住着两位房客。现在请你们告诉我，各位先生——这座楼房看门人的奶奶是哪一年死的？”

几位法医意味深长地彼此递了个眼色。又有一位法医问：

“一万二千八百九十六乘以一万三千八百六十三等于多少？”

帅克连眼睛都没眨巴就回答说：“七百二十九！”

“我看足够了。”法医小组的组长说，“你们可以把

被告带回原处了。”

三位法医一致认为帅克是个白痴。他们建议把帅克送进精神病院。